

陈炉石

刘平安

陈炉因窑而名久矣，陈炉因石而名也就是这几年的事情。

多年前，我去陈炉，在文化广场看过一个石展，那里陈列了一些奇形怪状的石头，看守的是位年轻人，我问这是什么石，他说，陈炉石。陈炉有石？我虽略有惊奇，却不屑一顾。因为，那规模实在是不敢恭维。

后来，我在陈炉附近一户人家的院落里看见过这种石头，又在新区郭丁晓伏茶馆，华原文化投资有限公司等多处地方看到过这种石头，其质地光滑，造型别致，倒是惹人注目。当我在铜川博物馆看到展览的这百余件陈炉石精品时，确实感到震撼，不仅为大自然赐给我们这些珍贵的资源而震撼，更为铜川一帮奇石爱好者矢志不渝地挖掘、宣传这种资源而震撼。

古往今来，石头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原始社会，石头被磨制成石斧、石铲、石刀等石器，石器成为人类远古文明划分的标志，所谓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就是以石器的制作技术来划分的。随着生产力不断发展，人们应用石头的能力也在不断提升。石头可以筑墙垒城盖房子，石头可以铺路修桥砌堤坝，石头也可以凿马槽、鑿锤窝，特别是在现代工业中，石头被大量地烧成白灰，制成水泥，石头的应用更加广泛。

正因为人们与石头难舍难分，时间久了，便有了气息上的相通，情感上的升华。人们常常借助石头倾诉自己的情愫，表达自己的向往，彰显自己的理想。如远古时期的岩画，古代皇官王府的石雕，还有

帝王将相的陵墓，宗教崇拜中的造像等等，以至于后来在人们越来越浓的审美情趣中，石头被雕刻成各种各样的工艺品。石头已不仅仅是一种物质的存在，而成为一种艺术的形式，一种精神的寄托，一种文化力量，并深深扎根在人们的心中。

陈炉石是深埋在渭北黄土地里的一种石头，主要产自铜川陈炉及其周围的崇山峻岭中，包括耀州区东部与富平县北部山区。其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唐代的华原磬。华原磬是唐代宫廷里的一种乐器，之所以名为“华原”，是因为它是用华原这个地方出产的一种石头制作的。华原即现在的耀州区。隋开皇六年(586年)设置华原县，一直延续到元代。唐代诗人白居易《华原磬》诗《序》云：“天宝中，始废泗滨磬，用华原石代之。询诸磬人，则曰：‘故老云：泗滨磬下调不能和，得华原石考之乃和，由是不改。’”可见，唐玄宗李隆基时代，华原磬已取代泗滨磬，开始在宫廷乐器中占据显赫位置。陈炉石位于印台区与耀州区、富平县交汇地带，历史上，在行政区划变更中，曾是否隶属过华原县，虽无从考证，但我想，这种可能不是没有的。当然行政隶属不是陈炉石与华原磬血缘关系的决定因素，关键是陈炉石与华原磬为同一地质带，其石质结构相同。可见，华原磬也好，陈炉石也好，只是不同时期的不同称谓，二者一脉相承，本质上是一回事。所以说，陈炉石古称华原磬绝不是牵强附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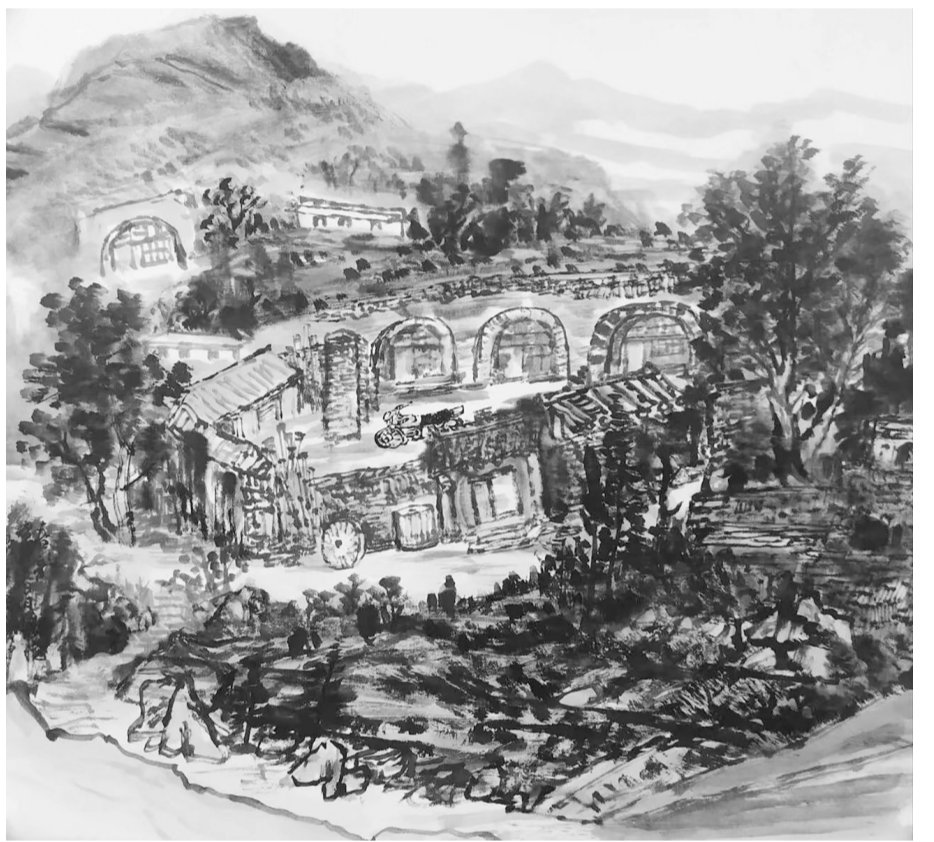
陈炉石说到底还是石头。它既有实用性，又有观赏性。它的实用性主要体现在作为建筑材料方面。它的观赏性主要体现在它的文化内涵方面。陈

炉石，观其色温润如墨玉，击其声铿锵似编磬。其光滑细腻的质地，千奇百怪的造型，浮雕般的图案，高古的气韵，深远的意境，常常给人一种鬼斧神工、高深莫测的感觉，给人一种无穷无尽、亦真亦幻的遐想，让人不由得赞叹大自然的奥妙与神奇。然而，在历史的变迁中，虽然陈炉石或作为宫廷的乐器，或作为寺庙的雕像，一度绽放出文化的光芒，但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人们还是过多的注重了它的实用性，而忽略了它的艺术性。曾几何时，有谁关注过陈炉石的文化价值呢？正如饥俄时，一个人是不大注重馒头形状或成色一样，建设时期，陈炉石大量被开采，并以多种方式输送为现代文明的饕餮大餐。

进入新时代，人们生活理念发生了深彻的变化，精神需求越来越高，因此，对陈炉石文化的研究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要本着“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既要矿产资源的角度评估其经济价值，又要从文化资源的角度评估其艺术价值。其实，二者并不矛盾。只要合理配置资源，科学规划区域，就会形成互补，相得益彰。随着陈炉石文化含量的挖掘提升，现在想来，过去大量的石头被疯狂开采，这是一件多么奢侈的事情啊！如果我们早有这样的文化认知，把这些石头开发成文化产品，它的价值也许更大，影响更广泛。所谓此一时彼一时是也。

陈炉石弥足珍贵，是时候该好好保护这个稀有资源了，在开发中保护，在保护中开发。相信，随着各级各部门的高度重视，随着陈炉石爱好者队伍的不断壮大和整合，陈炉石文化不仅会绚丽多姿，而且会发扬光大。

铜川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不仅形成许多著名的文化品牌，而且推出了不少令人耳目一新的文化名片。记得，前多年，丁晓送我两盒茶叶，我用它招待外地朋友。朋友觉得好喝。问我，此物产自何地？我说，家乡铜川。朋友惊呼，铜川也有茶？我说，有，叫松柏芽茯茶。来日，也弄几件石头，收藏起来。朋友看到，若再惊呼，铜川还有石？我依然会自豪地说，有，叫陈炉石。



黄土情 刘文龙作

穿越半个世纪的双象滑梯

吴晨光

几日前，偶然听同事们谈起带孩子去西安兴庆宫公园的事，说那里的“老古董”双象滑梯已被围上警戒线，禁止游玩。一瞬间，从未去过兴庆宫公园的我对这个大家口中久负盛名又有些神秘的游乐设施来了兴趣，好奇心驱使之下，我立即上网查了查。

双象滑梯始建于1964年，只比兴庆宫公园小六岁，历经半个世纪，现如今承载着的已不仅仅是其身上的钢筋水泥，更多的是几代人心中的童年记忆。2021年7月1日，经过半年时间的闭园改造，兴庆宫公园重新迎来开园之日。现如今的“双象”已搬离原址，仅供观赏。

看着手机上冰冷的照片，屏幕这头的我无法感同身受，于是这个周末便决定亲自去会会“双象”。

到达兴庆宫公园后，我并未在其他美景前多作停留，目标明确地一路走一路问，带着心中的期盼径直向双象滑梯走去。但由于对路线不熟悉，阴差阳错的率先见到新建起上岗的豪华大象滑梯，和它迎面面对的是一座小象滑梯，两座滑梯充满了现代美感。

来到双象滑梯时，映入眼帘的是一头鼻子很长、布满岁月痕迹的大象，依偎在它身旁的便是小象。令我惊讶的是周围虽有围挡，但仍然有几个小朋友在上面玩耍。之前听同事说旁边会有园内安保人员劝阻，今天却连一个劝阻的人影都没有见到，有的只是孩子们无忧无虑、天真的笑声。或许是大人们也不忍剥夺这短暂的休闲时光吧。

“小宝，看，爷爷小时候也从这个大象上面滑下来过。”一位老人指着双象滑梯宠溺地对他的孙子说道，孩子已经迫不及待想要松开爷爷拉着的手跃跃欲试了。站在他们身后的我不禁思考，为何“双象”看起来已如此陈旧，却仍无法阻挡小朋友对他们的喜爱呢？

回想起小时候，和三两好友在树林里刨一个土坑烤着从家里偷出来的土豆，虽然吸了一鼻子灰，但会觉得非常快乐。人越大越是怀念从前，小时候对事物的喜欢，不会掺杂任何复杂的情感，快乐二字就代表着纯粹与简单。就像我面前的这对爷孙一样，我们这二人的童年虽经历的时代完全不同，但彼此却都如出一辙，它并不会随着科技高速发展而改变，仅仅是活在当下最直观的感受。无论时间如何流逝变迁，心中的那份童真永远都不会改变。

傍晚时分，余晖映衬下的“双象”别有一番独特韵味。夕阳西下，人潮散去，我感到有些心酸和凄凉。相比新建成的大象滑梯，这里显得有些破败。这两头象相互依偎陪伴着，一大一小，时而像父子，时而又像挚友，在岁月中彼此扶持着，向远处走去。



玉华宫

题字：贾平凹

刊头：张梦焕

屋檐下燕归来

王周伟

记忆中很多年前的陕北农村，几乎家家户户的屋檐下都有燕窝，当然我家也不例外。每当春天来临，小巧而又轻盈的燕子就会历经千辛万苦，翻过高山峻岭，越过草地树林从南方归来。这些小精灵像春天的使者，给陕北大地带来了勃勃生机。天空中，屋檐下和树枝头，到处都是它们曼妙的身姿，清脆的叫声，尤其是空中来回翻飞的剪影，更加撩起人们的思绪。

故乡有种说法，燕子入住的人家一定是祥和、兴旺发达的家庭。虽然新入住的燕子，在屋檐下筑窝时会掉下些泥土、草根之类的杂物，刚孵化出来的小燕子会掀起屁股往下面拉粪便，但是，燕子一直被誉作为一种“吉祥鸟”，人们待它很友善，只要有燕子入住，主人绝对不会驱赶它的。

生于陕北农村的我曾一度好奇地观察过燕窝的搭建过程。原来在燕子确定好人家后，便会飞出进的衔来一口口草泥混合的湿润泥土，然后双爪抓紧贴在屋檐下，一口痰一口土的粘到壁面上，早晚不歇息，用了滴水穿石的毅力和恒心，终于换来聚沙成塔的成果，一个底部密封，下窄上宽，敞口式的燕窝。落成之时，燕子进进出出，眨眼张嘴，摇头晃脑，相互庆祝，好不欢畅。也难怪，一番心血终如愿，怎能不高兴高采烈呢？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燕子有时会在树枝上相互追逐，有时会在天空中自由飞翔，有时则待在巢穴里相依相恋，过着惬意幸福的生活。用不了多久，小燕子就会出生，燕窝里经常会传出稚嫩叫声，几只小燕子经常抬起头，张着大大的鹅黄色的嘴巴，不停地向父母索要食物。燕子父母便开始忙碌起来，一趟又一趟地捉来昆虫喂养雏燕。就这样，燕子在屋檐下生活了起来。蓦然回首，突然间感觉自从燕子入住老家屋檐下以来，只要一放亮，它们就“叽叽喳喳”地叫唤开来。每每这个时候，贪睡的我，就像听到闹钟一样，一骨碌从床上跃起来开始了一天的忙碌。

劳燕分飞，说的一点也不假！燕子经常会成群结队的于门前、檐下、场院里，绕绕转转，无所事事地聚聚闹闹。而且，一旦盘旋飞绕久了，自觉吃力疲劳了，又会不约而同地飞到屋檐下或者空旷的电线上，站立成一行，左顾右盼，似乎漫无目的，此时一副活灵活现的景象便闪耀于眼前。我最喜欢驻足窗前，高兴地看着天空中自由自在飞翔的燕子。尤其在阴天，看到低飞的燕子，会不由自主地背诵起气象谚语“燕子低飞蛇过道，大雨要来到”。

燕子总是在夜深人静，明月当空的夜晚飞走，走得无声无息，甚至连一根轻柔的羽毛也不留下，然而却留下了一种期待，留下了一种美好的记忆。待到燕子南飞后，感觉平日常里不再会有那种流动的风景了。那时，我依旧会每天抬起头，习惯性地望望孤悬独立于屋檐下的燕窝，空无一燕，相当冷清，让人徒增几分惆怅与失落。时光就这么走走，许多看似自然简单的景象如今却成了心底的梦想和奢望。逝去的已经无法挽回，但那些“微雨燕双飞”的情景却留存在记忆里并未褪色。

时光清浅，岁月留香。今年五一假期，我因事再次回到故乡，又看到了屋檐下有了燕子垒好的窝，这让我惊喜了好久。老家的清晨素雅、恬静、温馨，麦苗郁郁葱葱，节骨拔高，柳枝摇曳着婀娜的身姿。一大早起来看着刚睡醒的一对燕子背对着我抖了抖翅膀，旋即离去，一幅你追我赶嬉笑怒骂、笑逐颜开、尽兴玩耍的聚乐图呈现了出来。随后又成双成对地飞回窝里，低语呢喃，看得我心里暖暖的，瞬间被这可爱的小精灵感动了。它们“叽叽叽叽咕咕，叽叽叽叽咕咕……”欢快地歌唱着，好像知道主人家中即将有喜事发生一样，期待着美好降临。

如今，我在异乡工作，远离了故乡，住进了楼房，很难再见到屋檐下燕子归来的景象了。岁月深处，燕子穿梭衔泥垒窝、晨兴暮归寻食养儿育女的情景或许也只能在记忆里慢慢回忆与找寻了。不过，只要时间允许的话我依旧会回到故乡静静守候着燕子再次归巢，仔细聆听它们美妙而欢快的声音。

“书虫”爷爷

李立坤

我的爷爷非常喜欢看书，因此，我们家一面墙的书柜里，全都放满了他的书。这还不算，家里另外几个柜子，也让他的书占满了。他什么书都爱看，尤其是《诗经》《四书五经》和《资治通鉴》等。

记得有一次，奶奶做好了饭，叫了他好几声“老

头，吃饭，吃饭！”但爷爷竟没有吭一声，仍然埋头看书。看来他早已沉浸在书的海洋里无法自拔了。他甚至都快将头钻进书里了。我急急忙忙跑了过去，一把抓住爷爷的胳膊，狠狠地摇了起来，边摇边喊：“爷爷，别看了，吃饭，吃饭。”这才将他拖到了餐桌

桌上。

还有一次，我深夜起床去卫生间时发现，爷爷还在看书，嘴里还念叨着书中的名句：“关关雉鸣，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他不仅没有一点困意，反而越看越精神。眼看东方发白，天快亮了，我们全家都睡不着了，大家都起床学着“书虫”一起开始看书。久而久之，我们家就从一只“书虫”变成了一群“书虫”。

这真是“饭可以一日不食，觉可以一日不睡。”但书不能一日不看！

“剪贴”之乐

刘力

想起那些甘当“无名英雄”的编辑，心中也生出了许多感激和感动。

我的书桌和办公桌上，常年放着剪刀和胶水。读完报，便操起剪刀，让文章恋恋不舍地同版面告别……之后，不分篇幅，不论题材，重新设计页面，贴在剪报册中，再用石板轻压或轻晒阳光，求得美观平整，我的心绪也随之融入其中。

父母生前最喜爱的东西，就有我的剪贴本，每每翻阅，脸上都洋溢着灿烂的笑容，鼓励告诫的话语绵绵不断，“坚持写，这也是父母的骄傲”。“活在当下，做最好的自己”。母亲晚年时，常捧着册子，拿着放大镜读我文章的场景，永远地嵌在了我心底，陪伴终身。

知足者常乐。剪贴的日子是快乐的，饭量也大些，这样的好日子全靠自己的勤奋，偶尔梦里也在剪贴，这不算“阿Q精神”？我不知道，“好日子”太少时便让人忧郁不安，这时会为玩扑克牌、逛商场耗费时光而心疼，心里默念起“一寸光阴一寸金”，然后自我加压，少玩点，多写点，把握今天，才能成就不一样的自己。

最能让我于世俗中“超然世外”的便是醉心于案前耕耘，每月一两篇，自感语言能力和写作水平在潜移默化中提升，写其他材料，课时也更加得心应手。每当这时，我都会想起自己写作的启蒙者、指教者，还有一批常常为我润色改稿的良师益友、兄弟姐妹，非常感谢他们。

剪贴本还给我带来了不少好运气。落实工作单位，得到的是领导的赞许；更有工作联系中，报上姓名便遇热情，还传过来一句，“我是你的粉丝！”遇到挫折时，翻开剪贴本，回想着曾经的点滴过往，便生慰藉。剪报本能够带来回忆，每次翻开都是一段念想，日子清贫内心富足，夜深人静时细细品味，自我陶醉，又仿如在寻找人生哲理。

尽管剪贴本中大多都是一些不太起眼的“豆腐块”，字里行间却是我心之独白，是心灵的颤音，犹如生活中的一朵朵浪花，一片片云彩，在心之深处涤荡出涟漪……那里，有我的喜怒哀乐和酸甜苦辣，存留着我的汗水和辛劳，见证着祖国的繁荣富强和社会变迁……多次搬迁，那些本子一直跟在身边，俨然不离不弃的老朋友。

“剪贴”之乐，最佳收获在于练就了一种坚韧和执着的品格，也磨砺了我的意志，养成了“闭环”做事的好习惯。任何事的成功，最大的经验便在于此了。剪贴本还可提升修养，催促人在前行的路上一步一步踏实攀登，永不言弃。

剪贴本是我劳动成果的荟萃，是留给行将老去的自己一份珍贵的礼物。“翻开新的剪贴本时，心中融汇暖意，抓住时间缰绳，命运不会辜负你”。品读许多年前在剪报册扉页留下的文字，不禁感慨。托着册子，仿如走进一片奇妙无比、五彩斑斓的世外桃源。